

新知文库

认识萨特

洛朗

二著
尔著

认识萨特



洛朗·加涅宾著 顾嘉琛译



B84-51
2.46

认识萨特

新 知 文 库 46

洛朗·加涅宾著

顾嘉琛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海 洋

Laurent Gagnebin
CONNAÎTRE SARTRE
Marabout Université, 1972

新 知 文 库
认 识 萨 特
RENSHI SATE

(法)洛朗·加涅宾 著
顾 嘉 琛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32开本 5.25印张 74,000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定价 1.25元

ISBN7-108-00048-2/B·18

西蒙娜·德·波伏瓦

致作者的信

“亲爱的先生，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您这本有关萨特的论著。我以为您讲的一切都很正确，并且肯定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萨特。我感谢您在我们的斗争中所表现的友谊，请相信我的友谊。”

西蒙娜·德·波伏瓦

目 录

一、现实主义的道路	1
二、词语	22
三、物和人	37
四、他人	63
五、信念	87
六、自欺	108
七、政治介入	130
萨特生平年表	155
译后记	158

一、现实主义的道路

“我能概括地说，生活
告知了我事物的力量。”

——《处境》第Ⅸ集

让-保尔·萨特的作品卷帙浩繁；这种无可置疑的重要性首先是由于他的作品种类繁多，其次，他的作品过去曾经、今天仍继续在文学史上和哲学史上起着决定性作用。萨特已发表了50多部作品，这些作品的巨大影响遍及法国和世界各地。萨特作品的体裁各异，他似乎都能驾驭自如：戏剧、小说、论文、哲学和文学评论。如果我们不提及萨特生活的其他方面，那么这个复杂体将是不全面的：他曾是记者，《现代》杂志创刊人和主编，通讯员，电影编剧和演说家。而事实上，这位文人对当代政治越来越感兴趣，并被它所吸引，以至如果不从他的持续的政治介入中去寻找他，那就难以了解

他。他在一生中，对政治介入越来越关注。这意味着本书并无意包罗万象。《存在与虚无》发表于1943年，长达700多页；《辩证理性批判》发表于1960年，篇幅与前书相当，《家庭白痴》是一部奉献给福楼拜的文学批评巨著，前三卷发表在1971年和1972年，其篇幅已达3000页！这仅仅是他的三部作品，即使对这三部作品作一个扼要的概述，本书在篇幅上也将是无法容纳的。况且，本书是要论述萨特的全部作品——共达15000页左右。

为此，完全有必要说明本书的局限性：设法理解萨特，而不是把他捧上天或是将他谴责一通；去认识这样一个人，他的思想对于无意歪曲它的人来说，始终是一种富有活力并值得高度重视的疑问。

一种阿里阿纳式的线团^①将引导我们的研究。泛泛谈论一个无界限事业的方方面面，有可能造成过于肤浅、一带而过的结果，因此，有必要作出选择；而且这种选择不应当是主观专断的。萨特对现实的渐进和忠实的发现有准确的阶段；今

① 阿里阿纳——希腊神话中的人物。雅典英雄忒修斯杀死弥诺陶洛斯后，她用小线团帮助忒修斯逃出迷宫。“阿里阿纳线团”常用来比喻解决问题的办法。——译注

天，有可能重新找到其主要标志。萨特屡次强调这一点：征服某种现实主义是他整个一生中在文学、哲学和政治各领域中所进行的一场重要战斗。1964年4月8日，当时他刚发表了那本著名的自传体作品《词语》，在《世界报》上发表与雅克丽纳·皮阿梯耶的谈话录中，萨特谈到自己的发展过程时特别指出：“过去我所缺乏的是现实感。从此以后，我发生了变化。我缓慢地向现实学习。我目睹孩子们因饥饿而死亡。面对垂亡的孩子，《恶心》无足轻重。”这“缓慢地学习现实”，正是我们想要重新找到并在他的基本渐进过程中把握的东西。1970年在答记者问时，萨特再次提到现实主义这个决定性的主题，并声称：“我能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概括：生活告知了我事物的力量。”我们知道，西蒙娜·德·波伏瓦所撰写的回忆录的第三集正是以此为名的。这两位作家的经历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事物的力量，这就是历史事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就是同具体的、现实的世界相会合，而文学总试图将其置于幻想和无偿的世界中，就是受到阻碍的、在处境中的自由的经历，因为人要对人们将他变成的东西负责，即使他的自由归根到底仅是安于一种确切说来他既不

愿意也没有选择的处境而已。

萨特的现实主义首先是在纯文学领域的经历，这是一个同政治活动完全不相干的领域。如果要用几句话来说明萨特从发表《存在与虚无》到《辩证理性批判》所取得的进步，人们能十分简要而又准确无误地说，作者从基本上属于文学和心理学的观点过渡到了历史的和社会学的观点，从内在自由的相当抽象的概念过渡到了异化的自由的更为现实的概念。

只需读一下萨特早期作品饶有形象的题目，就可以发现这种同现实世界保持联系的意愿，而不是躲避到脱离尘世的理想主义中去；这些作品有：《恶心》，《墙》，《苍蝇》。这些小说很快就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并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所掀起的轩然大波正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时光和某种习惯势力削弱了这场风暴的效果，以至人们正在忘却当时的情景。顺便指出，文学上的情况正是这样：再也没有人读《大地》时会愤愤然，如今也没有人会责难左拉十分粗暴的自然主义。同人们所宣称的相反，萨特丝毫无意为掀起波涛，为引人注目而刺激读者；他要抵制一种往

往淹没在日趋消亡的精神和毫无生机的内在性的流沙中的文学，在这种文学中，一切都用戴着手套的手来把握，一切都戴着面具。如果有人对萨特作品的主题感到恼怒，那么为什么他不首先对这样一个事实更感愤慨呢？即：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这些主题是集现实生活之大成。人们有权边说着好象，边揭示营私舞弊和被扭曲的社会而生活和写作吗？人工流产，同性恋，吸毒，种族主义，战争，卖淫或拷打，这些都是人们所谴责的萨特作品的主题，事实上，这正如忠诚，正义，纯洁和英雄主义一样都属于我们社会所有。如果如查理·莫莱所说的那样，萨特的作品“包含着人们在文学上所见到的最令人厌恶的一堆丑类之一”，那是因为萨特不愿意同这个世界一起弄虚作假，这个世界首先给他带来的（特别是通过战争）是这堆丑物和这些可怖的事。萨特要指出做好事并不容易，世界要求我们进行持久的争斗，不停息地作出选择，每时每刻向着一个被改造的世界超越，他要指出，处在一个介于黑暗的现实和怀有崇高感情的颂扬文学之间的世界里，我们应当重新恢复平衡，重新找到现实感，在此时，也仅在此时，努力在更光辉的道路上迈进，在这道路

上，他能如在1944年那样写道：“英雄主义，高尚，慷慨，无私，我始终是赞成的，没有比这些更美好的了，说到底，这是人类活动的意义所在。”在《圣·热奈》中，萨特用了一句既严厉又简明的话作了说明：“至于我，我并不象别人所说的那样喜欢‘他妈的’；”这是一句不加掩饰的自白，萨特的读者们最好对此思索一下，并且十分认真对待这句话。萨特并不为了取乐而炮制一种与众不同的绝望，一种贪恋不舍的欢乐，象有些人曾不公正地认为那样。相反，他要推动一种非常人道的哲学。

令人惊讶的是，萨特在很早，远在发表他的主要作品之前，就已追求文学的现实主义效果。1970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的由米·孔达和米·里巴卡编辑的那部脍炙人口的不朽之作《萨特作品集》，内附数量可观的萨特的文章，不少是以前不曾发表的，其中有两篇写于1923年，那时他年仅23岁。第一篇题为《病态的安琪儿》，萨特这样描绘一个女结核病患者：“她在他身边咳嗽，她那带浓痰的咳嗽声开始是一阵让人难以忍受的干咳，最后是带粘液的汨汨声，就象一阵凡士林浪涛的拍打声，或是水母碰撞在大理石上发出的响

声。”在第二篇“耶稣猫头鹰”中，我们看到类似这样的比喻：“上衣磨破的扣眼象老妇人干裂的眼圈皮。”在这些描写中，可看到一种追求怪异的情趣和一种文学的矫作（使用 villégia turer “去乡下”和 vermillonner “涂朱红色”这一类动词），这同青年时期萨特爱用罕见和生造词是一致的；不久以后，他的文笔变得较为简炼了。

这种对于具体的实际需要的依附，这种从日常生活，甚至最令人厌恶的方面去表现世界的要求，这种对富有感觉和可触摸的形象的修辞上的渴求，这一切明显地出现在萨特第一本小说《恶心》的扉页上；在这本书里，坚决而又十分明确的意图决非偶然所致；主人公安托瓦纳·洛根丁在他的“本子”上作笔记，并且这也是那本书的开头语：“最好是逐日记事。写日记是为了日后一目了然。不要漏过任何细微差别，小事，即使这些小事看来是无足轻重的，尤其要将它们分门别类。应当说出我怎样看这张桌子，街，人，我的香烟；因为正是这些事情发生了变化。”接着这段开场白的故事是一篇真正的意图声明，它试图通过事物为我们勾划出意识的途径，《恶心》因此是一部由外在把握的内在经历，只要内在性和外在性的概

念在这样行为中还有意义；人们在不违背萨特早期现实主义的同时（他在以后就超越了这种现实主义），可以更确切地说洛根丁所无法克服的恶心将逐渐把躯体披露给意识。

一年以后，1939年，当萨特34岁时发表了短篇小说集《墙》，他初期作品的文学现实主义在这些作品中得以证实。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始终十分具有启发性，并没有显示出根本性变化。洛根丁在《恶心》中谈到自修生时写道：“还有他的手，捏在我手里就象一条白色肥虫”；萨特在描写眼睛时写道：“目光滞呆，懒洋洋的就象盲人的眼睛，眼里布满血丝，象鱼目一般。”《墙》也为我们作了现实主义的比喻：在谈到一个人的脑袋时，萨特这样写道：“它象一只煮熟的母鸡”；谈到接吻时说：“温暖而柔软的嘴贴在他的嘴上，犹似一块生牛排。”然而萨特的短篇小说引起人们议论纷纷，尤其是第一篇，用词极为现实：粗俗语，行话，那些说话不成句的人的语言。呕吐，哭，杀害，贪食，死，撒尿，饿得要命，阴户等词语出现在书中①

① 法文中 *dégueuler*, *chialer*, *bousiller*, *bouffer*, *clamecer*, *pisser*, *crever*, *de faim*, *con* 均为粗俗语和民间语。——译注

引起了震动和非议。短篇《内心》远不是对一个内向性格人物的内心感情进行描写，正如标题所示，同哲学和当时的理想主义的语言作比较，这篇小说所描写的是赤裸裸的、无任何精神面纱的肉欲和性生活。萨特搅动了文学传统，读者愿意他谈一谈“这些事情”，但是必须装饰上“艺术”。从内容到形式，一切似都土崩瓦解了。洛根丁在《恶心》中的这番话真成为萨特自己的了，他似乎通过自己这些作品，作出了形象生动的说明：“我不需要造完整句。我写文章为了阐明某些境遇。对文学要有戒心。应当秉笔直书；而不要琢磨用词。”

萨特决然脱离旧轨道要干什么呢？他要拒绝他作品中主人公所采取的逃遁态度，摈弃虚伪。“谁也不愿正视存在。”这是《墙》发表时所附的“请予刊登”^①中的第一句话。1940年4月，萨特因此而荣获民众主义小说奖。短篇小说被人们误解了，还为萨特带来了无情的淫海作家的名声。许多人并不明白作品的要求；通过歪曲人类条件真实性的态度来显示人类的条件；展现真理，在

① 法国出版者在分赠报刊的样书中印有介绍该书文字的插页。——译注

这种真理中虚构参照素材本身，而不是素材可能的样子；但是书——在书中艺术才真正地介入——只有将真实化为粉末使其通过另一个存在而再生的方式才得以建树。

如果认为萨特早期作品中的文学现实主义同他在前面说到的“学习现实”完全一致的话，那就错了。这仅是临时的并被萨特否定的第一阶段。《墙》或《恶心》的现实主义正是文学的现实主义；这是一种装点门面的现实主义，仍属于布景式的，任何行动，任何实际的介入并未与此沟通。大战促使萨特在这问题上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在这期间，当他在1943年发表《苍蝇》时，这个剧本的“概述”似乎感到了这种矛盾；萨特在其中着重谈到了自由，他说自由并不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抽象的超越人类条件的权力：“这是最荒谬的，最严酷的义务。”然而，应当指出，尽管这部作品具有更为明显的伦理和哲学意义，作品中的主人公奥列斯特代表着拒绝任何自欺的个人的自由意识的觉醒，《苍蝇》一剧中的现实主义却基本上仍停留在书本上。苍蝇指的是厄里倪厄斯，即复仇三女神；萨特将她们叫作《吸脓者》。人们能很容易列举出

众多的现实主义的例子。学究指着停在白痴眼睛上的苍蝇一例就足以说明：“有12只苍蝇叮在他的眼睛上，就象叮在涂果酱的面包片上，而他却浑浑噩噩地微笑着，看来他很喜欢蝇子吮吸他的眼睛。这么一来，便可把象酸奶似的白色眼屎从这些眼珠里给您吸出来。”

战争的经历和对共产主义的接近在萨特的的发展过程中曾起了决定作用。在1948年发表的《肮脏的手》中，雨果是革命理想主义的代表；剧中，他同革命现实主义者贺德雷是对立的。不容否认，萨特也曾数次指出，他同情的是贺德雷。他通过贺德雷之口道出了关键的话，表明他的思想的发展方向。《苍蝇》和《禁闭》发表以来，萨特的现实主义失去了文学的粗暴性，在文体上变得更加简朴，更明显地在人道方面变得丰富起来。萨特的现实主义，首先是尊重人的实在。这种尊重人的实在在萨特作品并不新鲜，但在此，它的重要性更为明晰，更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雨果颂扬党，颂扬党的事业，并且承认他更关注的是人可能变成什么样，而不是现在什么样，贺德雷对他的回答，基本上表达了萨特的忧虑：“我，我爱他们现在这样。尽管他们有各种劣迹和恶习，我仍热爱

他们的声音，他们抓东西的温暖的手，他们的皮肤，最赤裸的皮肤，他们不安的目光以及他们每人向死亡和忧愁展开的殊死搏斗。对我来说，这世界上多一个人少一个人是重要的。这是珍贵的。”这些话阐明了我们称之为萨特现实主义的含义。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现实主义的实质——人，那么，对这种人道主义就一窍不通。

与萨特作品中的文学现实主义相伴的是哲学和政治现实主义的追求。萨特从被战争所粉碎的理想主义之岸出发去接近马克思主义，他的整个一生都在现实主义中寻找一条避开肤浅的理想主义的陷阱和将人沦为一种简单的物的集合体的骗人的唯物主义陷阱的中间道路。

在《词语》中，萨特欲在自己童年找到标志他早年作家生活的盲目的理想主义根源，他将这种理想主义比作真正的神经官能症。青年萨特首先在书中，并且通过书接触到世界；这段经历的影响如此强烈，以至它将萨特从知识引导到知识的对象，以至萨特在思想中比在事物中发现了更多的实在。萨特承认他将杂乱的读书经历同现实事件的过程混淆在一起了，他指出：“这种理想主义是从这里产生的，我化了30年的时间来摆脱